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僞吳集卷八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_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_臣沈毓鳳

欽定四庫全書

儒吳集卷七

元 鄭元祐 撰

銘

吳縣儒學門銘

有序

天下郡縣學莫盛於宋然其始則亦繇於中吳蓋范文正公以宅建學延安定胡先生為之師文教之事自此興焉若吳縣學按李宗諤圖經云文宣王廟在縣廨東南今三皇廟故縣治也紹定初永嘉趙善瀚

始建學於郡城西南之賓興坊去姑蘇驛不百步其
廢置遷易槩可考矣宋以杭為行都中吳乃三輔近
地縣學宜大於鄰邑然負城西隅於地勢蓋甚迫窄
更宋迄今累加完緝記刻具在至正十九年郡守海
陵周仁縣尹丹陽張經皆以興學為已任覩學之外
門日就廢壞乃始琢石為筵與楹上象日月堅緻聳
峭翼以垣墻瑰麗宏敞稱其為子男學宮之門攝學
事崑山盧熊及學之人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

以石為門者非二侯致力興學不及是也遂為之銘
曰

吳邑有學由宋始完宋社既墟學宮則存維學有門聿
嚴啟閉因陋就簡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愛張令
佐侯民所共戴琢石建楹新作學門石質如玉乎尹潤
溫未易蝨朽石堅斯久何莫繇是以啓其節勒銘於茲
豈特詆言來游來歌永矢弗諼

世壽堂銘

有序

古之君天下者歛福於其已以敷錫於天下之人故
人有樂生之心無歎息愁恨之苦有壽考之徵無夭
閼折傷之萌武王訪道箕子大經大法畢陳之矣而
終之以五福蓋以為人君貌言視聽舉合乎天至於
思而睿作聖則又無所不脗合焉人君與天一致而
無二則歛福於已者豈私其躬而已哉刑賞威柄惟
天是循子養萬民惟天是法舉熙熙然遊於太和元
氣之中甘露之所霖霖祥風之所披拂則其享遐齡

躋壽域斷非厚誣斯世也氣錯而薄世澆而漓夫以
孔子之聖而不獲敘福以錫民顏子之賢而不獲享
有壽考此其扶輿而磅礴者或清或濁或美或惡有
不可得而窺度也世雖媮甚而王澤猶未竭民猶有
享壽祺者然益罕矣故視曩時耆舊有傳耆英有會
九老有圖蓋如鳳凰麒麟不可復見也已況自兵興
以來鋒鏑之下劫燒之餘荆榛骨骸沙莽蕭瑟亘數
千里無復人烟兵禍之慘未有甚於今日其幸存而

竊活者溝壑是憂又何知壽考康寧之意乎而金壇張德常廼於吳中所寓之室扁曰世壽以奉其父天民先生居之先生今年八十歲耳聰目明氣神滋王其大父愛山先生年七十五歲而終其曾大父定軒先生於書無不讀於學無不講宋季趙信公最知人將起先生以共事先生知事不可為力謝絕之日與漫塘劉先生實齋王先生優游以終老其卒也年九十有三伯父叔剛先生年七十有八至其兩老姑今

皆年望九十起居無恙世言壽有種豈信然歟夫承平之日世享壽齡固足以夸艷今天下洶洶而德常以才幹在吳縣由丞陞尹人稱其賢既能養其父以孝聞又能推其上世耆年夙學以表章暴白之抑亦何脩何為而能若是耶豈昔之人當錫福之盛深培厚植不少槩見於世故其世壽若此其未已耶德常今則施之於用而其厚德之積則又在德常也遂昌鄭元祐辱交於父子四十年矣乃為銘其堂銘曰

原缺二字之山實系地肺山明川媚聿鍾人瑞卓哉定軒道

隆康濟

原缺二字

弗施當宋之季身躋上壽名高一世有子

有孫俱享遐齡

原缺一字

何所聞惟其德馨德馨苾芬三壽

作朋永言世壽以堂以構

原缺一字

若有種善培滋茂良耜

澤澤斯種斯穫我銘於櫟雖有秋無斁

石子硯銘

原缺一字

有子孰孕形卵斯石石有靈硯之千其齡肩將文

鋒世發硯

周尹堂硯銘

予無以潤一邑邑或蒙潤在茲硯均是硯實予金石交
其或是之原缺一字民不被其澤予視硯愧且外膠又何以
解人之嘲

箴

進道齋箴

吳人趙子奇名其齋居曰進道蓋取諸老氏之言曰
誰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老之謂道不

能無憤悱矯激之偏亦烏知吾儒中庸大道之全哉
故是齋用言以箴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兩間人物悉具奧妙綱常倫理是
道可求不違戒懼謹獨用修斯道甚大尤至精密屋漏
有愧於道則數苟欲進之其少懈斯勿流異端毋或他
岐進進不已始終敬慎坦然由之實可賢聖

近思齋箴為高昌侯公遠作

繫人有心孰能無思思而惟一睿聖可期聖徒示訓在

思之近譬則升階歛步而進級盡一級學博理窮篤志
切問仁在其中二字缺親親遂及仁民方至愛物由漸以
循格言用疏畀爾歲規二字缺靈府敬而聽之

贊

韋臯銅像贊

有序

按韋臯自為隴川留後當朱泚之亂德宗出幸奉天
盜賊滿天下而臯能於此時竭忠徇節斬泚賊奴并
賊叛將事聞於朝至建奉義軍節度以旌寵臯賊平

德宗還宮闕召為金吾衛大將軍已而出為西川節度使時吐蕃與南詔不時入寇而臯能用間出奇南詔復臣吐蕃失援西南之民遂獲蘇息德宗累其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蜀人德之至範銅為臯像故老相傳大家鑄臯像至與臯身等中人家又次之雖貧下小家亦鑄銅為小像長僅二三寸許歲時祭拜如神明焉唐亡臯大像莫之見其小像散落民間者至用為鎮紙不忍致毀夫臯一介書

生其功煥烈耀竹帛而其小像流傳海宇者何止千
百人一是稱之唐韋臯像也夫唐有天下三百有餘
年其臣如臯者固不少然臯像獨傳於世以見臯恩
德在蜀蜀之人思臯不忘新舊唐書乃以劉闢當事
臯竟列闢與臯同傳闢反於臯歿後史臣宜置闢於
反臣傳昔老聃與韓非同傳人猶謂靜躁不同刑德
斯濫况闢反叛與臯同傳豈理也哉於是作臯範銅
小像贊贊曰

猗臯之生本自寒素及其樹立為唐哲輔南詔復臣吐
蕃却顧威振殊埃天聲誕布微臯功名坤維幾捨蜀人
思臯祖也父也無小無大像臯於治以尸以祝錫之壽
嘏唐社已灰臯像獨存世無董狐孰昭蒙昏於千萬年
我舌弗捫

張吳令像贊

有序

原缺

一字客荆溪主岳仲遠仲遠中表多姻戚若王君仲

德其一

原缺一字

德以宋閔閔居州市時延金壇張天民

先生訓飭其子弟久之先生德孚其身行孚其人凡
溪大家無不敬慕之者於是買田築室請先生挈家
荆溪之上今吳縣尹德常則先生冢子也德常日侍
其親內而家庭外而朋舊人人得其驩心暇輒讀書
講學德業滋進於是德常充然為荆溪之逸民夫何
淮甸兵興而荆溪遂為戎首向所謂田園室廬盡為
瓦礫德常遂奉先生辟地來吳以才著聞起家吳縣
丞由丞陞尹縣遭亢旱焚劫而德常能涵煦以仁恩

自非才美兼具能若是乎僕與有世契見其松石小像而喜之為題上云

鍾英金壇蜚聲荆溪以孝以友身修家齊辟地來吳起家佐邑陞之製錦藹乎仁術我冠野服松石之間逍遙天游良常之山倚歟老先生有此令子爾公爾侯必復其始

俞仲溫像贊 二首

能讀父書而不迂能盡子職而家腴人知石澗翁易學

之粹而不知其令子之非拘儒也幅巾深衣有粹其容敬以持身所謂以道始終者乎

之子先君子學易究源委從衡變化間悉其終與始子克紹其家以敝其生涯甘肫之養溫清之室冬之夜夏之日是謂能孝而有闕乎世教者也晚更事變歸休田廬有孫牽裾有子讀書優游乎石澗之書隱庶幾乎俯仰無愧者歟

孫高士像贊

有引

國家以清靜元默扶翊政教故道家流有所謂正一也全真也雲間孫高士明叔者隱於其里九峯三泖之間讀書績學築草堂三間日偃息其中故雖甚貧用前人苦志篤學名其齋曰映雪手鈔書數百篇皆小楷齊截然有以為無所用於世視田野閒寂若將終其身於是全真教主關真人號之曰清隱處士夫隱古之人初不擇於清與濁故屠沽負販可謂之濁矣然隱焉曾不異於考槃之士簫舞之人善乎介子

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故隱者不以
文自章其來久矣今高士曰清隱豈外乎濁哉安知
九峯三泖之間田翁野老樸茂純質於清濁奚擇焉
遂昌山尚左老為題像曰

自吳大帝王江東雲仍如霧莫悉其初終猗歟明叔父
屏隱乎葭莢之浦鮫龍之宮而其志則猶在乎映雪夜
讀將萬卷羅絡乎心胷是誠其像耶有相斯長矣非其
像耶何其逼真而飄飄乎烟水之上矣譬之郢鼻之斲

槩難乎召匠矣

蘭渚生像贊

有引

生而負偉異之才傑特之器必不肯齷齪為轅下駒
老死而已人世間固有所不屑為於是欲乘雲御風
視蠅蛆歷億萬起滅何足道哉廼遂棄俗欲與古仙
神人積精練氣以至於長生然既曰仙矣惟恐人知
之也鍊之冥冥之中修之擾擾之內顧吾身才器雖
未能與天地久長然天君期復一念萬年湛寂真明

百神聽命凡所謂龍虎鉛汞以成金匱而不壞者豈
區區金石之謂哉蘭渚生妙悟此理而進此道者也
有為之畫其像遂昌山尚左老人鄭某贊之曰

蘭生於渚人孰蘭予予惟生如湘纍匪蘭不取既紉之
以為佩復緝之以為字纍以忠自沈生方以不死自神逮
將系萬古而一成純是之謂蘭渚生庶幾乎其真者耶
題

題瑞竹堂記

祕書郎白野達公兼善父守越有治政其喪母夫人於

越

原缺一字

之人乞留葬於越至正七年春服闋天子以禮

部尚

原缺一字

召公北上道吳遂昌鄭元祐送公西出閭門

外即驛亭坐語

原缺一字

匆遽然猶握手論文首言在越時

嘗為越僧永師者作瑞竹堂記公自喜是篇誦琅琅可

識也然恨未得見其繕寫本已而

原缺一字

驛亭別公去意

戀戀不忍舍乃知其不憚遠由越送公入吳

原缺一字

者也

豈有所外慕乃依依於公哉於以驗越人愛公之深非

原缺一字也明日師攜卷過予得所謂瑞竹堂記讀之信乎

屬詞工原缺一字思密也夫竹之為瑞豈足以發公之藻思

顧猶若此其精原缺一字朝廷之上麟鳳龜龍諸福之物待

公紀詠論贊聳皇家盛德原缺一字三代之隆此固迂儒所

屬望也而非溢美於公云

題諸體帖

六書垂世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乎不具然而取義至精

多蘊原缺一字後之王者世守之又懼其傳之久而亂之也

於是命有司

原缺二字

出考察其文之異者而同之周衰而

列國異政鍾鼎銘

原缺三字

出於六書者紛紛藉藉然猶不

至大失其真也今觀此諸體篆

原缺一字

於戲

缺是皆古制

不存人自為學其失可勝言哉可勝言哉

題雪擁藍關圖

按唐書昌黎韓公從裴丞相平蔡還朝擢刑部侍郎元

和一

原缺一字

年正月憲宗以鳳翔法門寺塔藏釋迦佛指

一節勅中使

原缺二字

奇香花迎之入光順門留大內三日

仍送還寺時王公貴人

原缺一字

及士庶無不傾動布施供

養填塞道路公於是上疏極諫憲宗大怒遂貶公潮州

刺史行至峽關遇雪而其姪湘解后途次

原缺一字

賦七言

律一詩世所傳誦謂其詩義而有禮夫士生於世

原缺一字

兩塗而已吾非匏瓜無繫而不食故必出而事君然而

出也亦必審其時之如何使時不可出固當儉德辟難

時而可出而猶低徊隱約以獨善其身則又君子之所

不予也唐更天寶以

原缺一字

積衰亂以至憲宗乃始屈已

從諫羣賢在朝逆賊就剪勃然而興公於斯時倡文武
周孔之道以事其君遇事不諫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
故雖暫斥一時十載之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何則
由其出處惟道是從無可貶議者也世之君子觀此圖
原缺一字慕公斥逐於憲宗之朝是君有可引於道之資公
之諫非肆原缺一字而言也又當觀公平日所以持身守官
者皆盡其道而後可原缺一字諫其君也不然則是朝不坐
燕不與始可全身遠害而已耳不知出處而曰安榮而

無禍則又皆公之罪人也

題楚州尼真如十三寶記

先儒謂天以形體言乾以性情言帝以主宰言蓋皆以
理言之也然所謂帝有非視聽所及見聞豈以紫金為
闕玉清為宮紅雲一朵之中冕旒袞裳百億侍真森羅
擁衛以掌冥權禍淫福善以主宰於億萬千劫之溟滓
寥廓其可也哉唐寶應元年原缺一字已月楚州尼真如恍
惚升天得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原缺二字國有災以此

鎮之羣臣表賀至今楚州寶應縣勒之金石者有所謂
元黃天符并敕壁有所謂如意珠有所謂琅玕二珠有
所謂玉印有所謂雷公石斧有所謂玉雞有所謂王母
二環有所謂紅靺鞨有所謂玉玦有所謂皇后採桑勾
凡十有三寶應原缺一字西漢平安縣寶從天降於茲也故
朝廷為之改元時上元三原缺一字夏四月也真如見五色
雲中有人接尼登天見神人若天帝以上所言十三寶
使攜以下人間厭鎮兵戈腥穢之氣使其寶誠足以鎮

禦世難則元宗宜享高壽不應遽崩而肅宗亦繼之以
物故於時祿山首叛構兵史思明連禍尤慘使其無有
則不應改元改縣以紀瑞也然唐自元宗尊崇老君為
其始祖每詔下郡國輒言老君降又言得老君真符其
事抑亦可恠矣宋范蜀公作唐鑑不直斥其妄而但歸
罪於肅宗儒者據經義以為言扶植世教意於子不語
怪司馬公作通鑑欲世之人取鑑於理亂興壞故真如
得寶亦皆備書其旨微矣今平江路總管周侯信夫寶

應人嘗得寶圖石刻恐後泯滅奉藏縣之崇真觀開山道士曹君執善為侯鑄之石侯由淮入吳徧歷清要蒞官臨民謹愿恪實吏畏民懷逮所謂無言不讎之君子也其於是記殆亦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謂歟

題袁通甫詩

今集慶昕公向年客南屏覃思文字視明教寂音不啻方駕過也故論議詩與文蘄蘄少許可獨盛稱吳人袁靜春先生所為詩清麗秀潤數十年所無有某已驚掉

而昕出先生詩讀之恨不多見而所言已足信及來吳
先生之子泰仲長與僕相友且已集先生詩若干卷刊
行因盡得先生而昕之言益信此卷先生手澤仲長寶
藏者鮮于君首題直以杜拾遺黃太史並言黃從杜出
其間不可分寸亂鮮于大手筆而其言如此盖有所見
爾昕公今為天子祠官言論重當世某閭巷賤士不足
知先生故托昕推重先生之意於後而歸之仲長云

至順

辛未四月書

題石澗書隱記後

鄉予入吳時吳中老儒先生尚多存者潛心於經傳無意於利祿仰館授以自給托筆硯以自怡義冠襃衣非書史不譚非理義不由若俞石澗先生蓋一人也先生於書無不讀而尤潛心於易其為註成書而先生物故今幾三十年而先生之子玉將以易說刊行於世且建石澗書隱於采蓮里有花卉竹石園池室廬真稱隱者之居焉嘗謂易有消長之道始予入吳民負貲相雄無

幾何時而消息盈虛若夢中事顧欲如先生有子有孫
又能世其家而不墜要非先生劬躬厚積不能若是也
里人陳君子平為作記文字齊截可喜故某書其卷末
如此

題兩伍阡表後

自兩淮兵興中吳雖粗完而飛芻轉粟軍湏百役無晷
刻停平時文物視他郡粗勝今則索然矣况淮東戰區
積骸醺血其人士奔逃流落之餘喘息且未定而兩伍

張氏家其孫天永挺身而來避地常熟扣門請見以禮
部員外余君廷心甫撰其兩伍阡表視所書則予故人
宛邱趙子期也讀之乃知其家一門五世詩禮克紹由
文儒顯筮仕於朝雖更亂猶乞言於人以表章其先德
夫以中吳尚完文物已不逮昔而天永顧拳拳其世緒
自遯身更百罹不忘其先者弗能爾也當趙宛邱後書
阡表迄今十年矣為至正十五年乙未秋八月丙辰識

題良常草堂卷

荆溪王仲德以故宋將家子孫博古嗜學延致金壇張
天民先生於其家德常蓋先生子其父子績學能以其
道行於荆溪荆溪之人為其父子買田築室居甚充設
無朋從枉訪仲德必過德常飲酒賦詩蓋極一時之盛
卷中所謂良常草堂者德常扁其室云不忘金壇故居
日接良常之山也俯仰十年不惟當時朋友大半淪落
而荆溪更世變鞠為邱墟仲德亦辟地去鄉土故獨德
常父子僅存全其家於中吳而德常以文學起家今為

吳縣尹予與德常最友善觀畫誦詩感念存歿為之慨然

題薛真人誄文後

元卿向留吳篤斯文契誼數相從已而還山中詩文日已精行業日已高且謂余曰今奉璽書領教事往杭之佑聖觀子幸一來豈料元卿遽沒於山中也耶鄭無用出杭仙儒張伯兩為之誄三讀其文而悲之若元卿者且與古之博大真人游於太微之上夫豈語言文字所

能贊美哉

題復見心清江行卷

見心攜江西友契詩文一卷入吳中讀之所謂幽然而
光蒼然而古者皆具有焉近日人情薄至以詩卷送人
不異土產風物然可讀者蓋甚寡由索之者非具眼故
雖塗寫滿卷令人嘔惡見心雖桑門其於內外學高出
人表宜其所貯皆連城夜光云

跋

大戴禮卷後跋

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聖字次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傳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德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十二卷總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傳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傳

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

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
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穎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
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
者也若夫取舍保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
益三公三少之貴任與夫昭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
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
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
成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

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
辨究數度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
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
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
諸梓置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
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
數千載亶亶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公以
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跋聚星樓卷後

記中五君子者皆布衣時某俱得內交而友之者其交情疏密雖殊顯晦亦異然不諂不瀆其始終則一也吳蘭陵手寫詩文一卷以遺某以貧而屢遷竟失之論其所學方當大用豈意其最先卒柳東陽以七十之老赴召北上居無幾客死於京子長與某同庚聞其赴召至錢唐而疾作甫及家而逝今歸然如魯靈原缺一字高卧武夷山中則杜徵君也雖時有書問知動履然不面已十

餘年惟黃侍講前年召赴都去歲辭疾與告南還中書
遙遣使趣赴闕今春劉張掖降香南鎮而道吳也聞其
老而強健今敬德之樓居溪山宛然題識仍舊然復欲
得五君子者登臨笑樂以合并於斯樓之上蓋斷然不
復有矣今年至正庚寅也

蘇文忠公恕察帖跋

觀文忠公恕察帖辭簡意真猶有晉宋間風流餘意豈
若宋末年繁文原缺一字書為可厭哉

雲笈七籤卷後

莊周氏生衰周所著書於道有獨見豈諸子所能彷彿
哉蓋其時六經非有所表章也而其言曰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
分後世鴻儒輩出不能易其言也至其論列墨狄禽滑
釐鄒衍田駢慎到惠施鄧析公孫原缺一字之徒皆掇取其
言以折中其是非舉無所逃於周之獨見原缺一字論古之
博大真人則推尊老聃關尹然其謂道則不過懦弱謙

下為表空虛不毀萬物為質若所自序則曰死與生與

天地

原缺一字

與神明往與茫乎何之惚乎何適萬物畢羅

莫足以歸周之

原二字

此非超然有卓見於腥腐之末世

惡能若是哉太史公當

原二字

欲上繼六籍成一家言然

是時學士大夫更坑焚之後措

原二字

少無從講明所為

遷惜者雅不足也將欲上繼軒轅下逮

原二字

固乃局於

春秋內外傳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所為遷惜者

原二字

不足也然而遷能有見於百家異同之說析而為九流

獨

原缺二字

道家氏之學以為無為無不為又曰神大勞則

竭形大勞

原缺二字

神形離則死遷之言如此是若有見乎

修練葆抱以固其形神者故西漢二百餘年間英雄卓

特之士皆有取於黃老之

原缺一字

要皆遷有以啓之也今

其書所謂道家者流雖不能盡

原缺二字

純全然祠竈方藥

所由始醮祭祈禳所由終蓋班班可得而

原缺三字

漢迄晉

魏以至於唐昧其本而惟末是求忘其大而惟

原缺二字

適

於是改年以為太平真君任道而為山中宰相却兵而

二原缺字大道構亂而結於諸方其極盛至於唐推其祖為

混元上

二原缺字

其階為三光高明其英偉人君傑特輔相

服食丹劑佩授

二原缺字

考之史冊綿綿不絕書更五季離

亂至於宋之初興與高道

二原缺字

之士僅有希夷先生未

幾而張守真之徒出逮乎真宗崇

二原缺字

書以至文正之

賢猶不免況王欽若者乎時之人以時君所崇尚也

悉其聰明竭其聞見網羅六合之大搜剔羣物之細幽

之為鬼神明之為禮樂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

雨研極乎三才萬象以著道家之為書所以中人君之
欲首世尚之資蓋莫脩乎雲笈七籤之為書道家者流
崇信之不異乎天真皇人按筆以書之盛典也於是尊
之度之列於飛天法輪祕為琅函寶軸更今四百餘年
矣能讀其書者蓋甚寡而況於校讎手寫者乎而李虛
白高士素有志於學仙也手寫是編凡若干卷字結體
道密終始端慎曾無錯漏其用心抑亦至矣繕錄既完
南走武夷山中求杜徵君為之序徵君所以稱道之者

疊疊不絕而予與徵君交契非一日徵君既許與若此則予也安得以蕪陋而不為書以繼徵君之卷末也哉

書

與張德常

二首

僕贊郡無補深有媿於左右方圖念咎以俟屏黜又蒙移檄李力薄志劣何足堪之第以稍遠教音為千萬恨伏惟坐治之餘動履康適深慰深慰今因顧仲雅到州之便謹用附狀問起居僕亦自是行矣仲雅道合氣冲

才勝於昔者欲為把茅蓋新之計令人欣羨會間必自見之也

比旆將之嘉定連日阻雨不得追送然朋友間以詩以序其所以頌遺愛揚令名播德馨可謂禿盡老筆也已早晚鏡諸石如馬令皆有尊嚴皆有學問何其酷相似也且聞下車之後一州之民蒙被膏澤驩聲洋溢想見儒者治効非俗吏所可企及秋高氣清亦欲拏扁舟至海隅以觀新政未審雅意如何州西西隱寺一老僧可

中庭令示寂久矣其生時待僕甚厚至今塔未有銘望閣下發揮其徒不可泯沒其聲光也舊友翟文中中外仕官久矣廉謹有學今辟地在界牌之緯墩將饑死閣下能屈致於治就學月給廩以活之亦盛德事之一也秋向涼百穀時熟惟厚愛以膺大寵不一

與杭州路廉宣差起咨褒封岳王書

某老矣每自念先大學士忘其齒爵德以下交閭巷之小生不惟溫顧之而已其所以勸獎成就之者銘感心

膺更百世其能忘之哉閣下以名門世胄敷歷中外遂
爾秉麾出鎮錢唐某自恨孤貧動身如拔山徒極傾企
而已故宋忠臣岳武穆王其墳墓在杭西湖北山更今
二百餘年矣岳王勲烈在旂常忠義在海寓姓名在竹
帛閣下以文儒世家能言之能白之今岳墳主僧可觀
者念王為忠臣烈士而求朝廷褒封祭祀之典缺焉自
非閣下勇往作成則王平生何以著顯於天下江浙省
掾史宋懷玉於是事嘗殫竭其力閣下試扣之當知某

言為不妄時暑尚炎望厚愛為國自重不具

與烏程干壽道明府

某罪逆餘生本不可詳姓字上於几格然性賦褻直見
有義激於中者輒欲布憤懣為當世大賢告某舊居杭
西湖西與岳鄂王墳寺百步而近故知其事為詳寺久
廢於庸僧今宣政院劄差一僧可觀為住持寺有田七
十畝典賣在烏程兩鄉豪處幾十餘年亦嘗數遍經官
俾歸此田而至今拚為已有愚竊謂胡安定先生之墳

得先生而後歸正今忠武功德正是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而何物鄉豪乃敢據其先朝所賜田自非儒者道義憤激幾何不以為迂且誕者況典寺田自有通例深惟先生公明所照不孤此意耳干瀆清嚴殞越待罪伏乞尊照不宣

與歸安年景陽

某頓首隆山先生閣下前日聞長令郎入吳以不獲一見為慙人從吳興來者輒能誦閣下治政之美清剛堅

決百里遺民蒙被潤澤者和風甘雨溉及凡物可勝既
哉某兀兀中吳閭巷間無足為道者茲特雅度輒有白
事杭州褒忠寺忠武岳鄂王香火院也有田在湖州久
為人所據今主僧可觀為主持欲經理之寺久廢而觀
甚貧閣下念鄂王忠烈出力為理之亦盛德一事也冬
間欲望履幙未審可動身否伏乞尊照不次

前以岳忠武褒忠寺主僧可觀訟田事曾具記上陳典
籤氏繼而此僧來備言閣下見義勇為已為復得廿餘

畝仰見盛德之至肯為地下枯骨復其烝嘗功德何量
耶因自念某生岳墳之西方其幼也目擊其廢稍長鼓
篋從旁一故宋老儒讀書又見江州岳氏及宜興仲遠
之家圖興復之已而先人之廬不自保比入吳罔知墳
與寺之益墜而廟貌香火一朝委地也舊鄰有來吳者
往往能言之言之未嘗不下淚也夫下淚者豈有所為
而然哉秉彝之心忠義之激不能自已耳僧可觀雖愚
戇而能殫力為忠武晨香夕燈之謀夫豈偶然哉天於

忠義之報必陰有以相其衷者以故忘其犯分輒書閣下閣下平昔忠義激烈德望孚人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茲舉也上當告於分司下必告於路官使其田盡復則觀且將紀公盛德刻之堅珉置之忠武祠下使萬世永久不朽夫豈一時拘拘者所能與哉情辭迫切伏乞照恕不次

與烏程張元明判簿

二通

去年嘗一再辱書有自吳興來者輒能言閣下持官持

身永清王剛文穆公有孫矣英聲茂實天豈久淹薄領者當拭目以俟茲恃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宋以忠武岳王有田坐落貴治久為土豪所據今主僧觀者將經理之寺久廢而觀甚貧閣下能念王香火載在祀典肯出力為理之誠盛德一事也柯博士近於九月初還吳觀遣人求書述以故柯公不及作書勿訝勿訝末由會晤尚幾厚愛侍奉吉慶不次

前日來吳不遑款一餐皇恐逮今岳墳寺僧可觀者備

言閣下德政之醇美可慰且言忠武王贍墳薄田雖已
復得而無所執證慮及久長必得湖州路一宗文據則
其田畝將來始不為強有力者所轉移也於是觀復至
雪川有丹邱書與何節推可以為其緩頰處完而畀之
忠武有靈未必不鑒照在上也貴邑王大尹三月間在
吳亟於賈治安縣令坐間相會不敢易易作書倘會仲
穆節史仲光博士德茂教授皆為致敬幸甚

上達監司啓

恭審輟講金華出司水監屬使節於漢室之老豈惟明
農驗田畷於幽詩之章莫先徂畛宣恩言則魚鱉咸若
論人望則草木知名歡騰隴畝之間喜溢江湖之上而
廼扁舟適越意欲卧夫東山一札來吳恩益隆於北闕
蓋進退一循乎義命則身心倍切於聖賢况憂國丹誠
水萬折而必歸於海律身清節月孤朗而不翳於雲故
能屹砥柱於中流振高風於末俗况詞源決三峽之漲
理窟搜萬殊之同任道若韓而無其貴富之欲立朝似

范而有其憂樂之悰既悉其忠以事君不遺其暇以游
藝交柯玉樹補石鼓之殘垂露金莖發鴻都之秘人有
其一已足尚公兼其全若無能方且知無不為益加卑以
自牧用是入叅鈞軸夫豈久淹水衡某栖遲中吳困頓
下土老牛舐犢顧豈望其代耕鳴鶴在陰亦非圖其繼
和第惟衣食之計難忘父子之情使坐視其饑寒實所
不忍兼自厄於困窶何由克全既濁質不可以業儒茲
苟圖乃從其為吏便蒙龠合之祿能無撈筭之憂事急

目前慮拋身外旁無蟻子之援難似登天使有鼠壤之
餘亦堪為地其如貧病凋落不可裁蒔生成平時友朋
公然以貨而歛其科缺上界官府明秉以心而昧其從
違譬逐兔而疾足高才似鬪鴨而神槌毒手天乎若此
命矣何言自非恭遇監司內相白野先生閣下吾道丕
基斯文元氣視顛連之無告不殊痛苦之切身識理亂
之未形洞灼幾微而敷政某素聆緒論茲覩末光敢云
蘇章之二天實希伯樂之一顧編摩雖淺依庇則深謹

再拜具啓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疏

重建岳鄂王祠寺疏

杭州路西湖北山褒忠衍福寺伏念故宋太師忠武岳
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嫖姚不逢漢武徒
結志於忘家意氣似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
賜墓田於栖霞嶺下建寺祠於秋水觀西落日鼓鐘每
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

之愚頑盡壞久長之規制典祊田隳佛宇春秋無所烝
嘗塞墓道揭神棲風雨遂頽廟貌鵠鷗夜啼拱木躑躅
春吐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道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
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撓國典出募緣之䟽望明有司
告之臺省覲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
生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
恩覃異代下均士庶咸共見聞謹䟽

追薦故元帥達公亡䟽

斷賊拚死人臣之大節凜然請佛證明朋友之交情痛甚竊念物故中奉大夫浙東道都元帥白野達兼善先生以科名甲天下以行義著朝端潔白之操寒於冰霜清明之躬炳乎日月切磋斯至殊有得乎聖心剔歷雖多不少罹於官謗使久居廊廟必有益寰區奈東觀未築之鯨鯢鏖魏闕孤鶩之鸞鳳身後繞一息能續蔡中郎之傳眼前原缺字罹誰念顏杲卿之死某托交最舊慕德如新慟哭西門羊曇之淚如洗蹈死東海魯連之恨奚

窮匪依憑覺皇昌薦揚烈士伏願英靈如在豈但殺而
為鬼雄幽爽不違要且張而作人極以助神當代以增
光斯文

僑吳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僑吳集卷八

元 鄭元祐 撰

序

思賢錄序

宋家養士三百年受直言鼓勇士氣故鄒忠公以其
師友淵源之學修身敦行正色立朝以為天子之職
莫重於擇相哲宗不惟其賢而使章惇柄國故抗疏
極諫又以為君有過舉莫重於夫婦后妃之間當哲

宗朝益后廢非其罪又上書極諫於是連遭貶斥炎
烟瘴海萬死一生而公處之裕如非公天資學力不
移於禍福利害不懾於刀鋸鼎鑊其能力追前修垂
範百世乎徽宗嗣立首用蔡京其誤國又有甚於惇
者當即位肆赦故公復得生還當是時君心既迷於
奸邪國家日淪於荒謬公賁志垂歿猶以國家為念
是與司馬文正屬纊之際何以異哉公既返葬毗陵
其墟墓易世後松楸殘剥幾至蕪廢郡士謝子蘭深

惟毘陵公父母之邦也流風餘韻所以漸被鄉邑者
當宋之亡毗陵獨城守不下雖其民殲焉要皆公忠
義使然也時既平矣典禮修且明矣而忠臣烈士烝
嘗不續坵壟不完祭田不復何以敷勸臣節於是再
三懇於官一如子蘭所言子蘭又哀錄公存歿始終
片言隻字無所不載凡若干卷謂之思賢錄夫宋以
仁義立國其家範端凝非漢唐可及方孟后禮成見
宣仁后宣仁固已知其賢且識其將為國家當禍難

使后不廢且亦從二帝北狩后得脫身渡南左右高
宗享國江表禍福倚伏有難明者若公忠諫大節則不
繫於此云

荆南倡和集序

向予客荆溪岳氏家而梁溪徐元度延於溪上梁溪非
有高山深林若荆溪之宏邃也然其人士之美不減荆
溪故兩地數相往來吳人周履道讀書績學久矣其館
授亦嘗與予相近大篇短章所以示予者顧已駭人令

人畏服別去六七載復相會于吳自罹變故來心目昏
耗坐語久猶未識為履道也以小帙示予讀之始猶未
以為奇絕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優柔含蓄非自其性
情與道胸契弗能若是也視昔所見迴絕不相似諗知
履道更亂離與其友馬孝常游荆溪間遽之為谷厓泉
石深之為洞窟聳之為岩巒幽之為林壑敞之為人烟
聚落二子者窮幽極深一草一木蓋無不入於其所賦
詠者柳子厚久居夷陵不辱世用於是極山水之勝發

卷八
為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遠今二子身遭百罹猶能
登眺遊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吟鋌金擊石二子者
謂非奇絕之士可乎顧予老矣不得與盤礴徒誦其詩
使人傾企瞻望云耳

送丁希元序

淮西公告老於朝天子不允召拜翰林學士於是公乘
傳入覲而以其甥丁希元從公與希元皆幹端國人幹
端與國朝地若犬牙錯列去江浙二萬餘里希元初侍

其親讀書江浙間稽經質疑問學大備使對策大廷其
取必右選若探囊發所素有曾何難哉會舉選暫罷人
惜其學成而時違而不知其蘊用以俟時也今淮西公
於玉堂清署從容獻納者紬之於心熟矣科第其能久
輟乎然則希元富貴其所固有若夫期待希元者則豈
區區富貴之謂乎吾老矣異時擁幢蓋而南也下士忘
勢能如淮西公則必款予於猷猷之間矣問焉而以言
其功名所成就要豈無以語我者希元其知所勉夫

送倪中愷序

向在杭識上饒祝君蕃遠父時方設科取士而元祐獨
取周秦兩漢間文朝夕諷讀之法其言為文章以示他
人漫不省獨祝君與宛丘趙君子期恒嘖嘖稱善然不
能自審其如何夫以其之孤窮而二君之卓識偉行其
不阿其必矣二十餘年之間趙君繇高科顯于朝祝君
嘗鄉升今為番禺郡博士獨其子江海上海學不可
售於人人至指目相笑訕甚矣其習之迂而命之窮也

去年秋中愷自昇來吳鄉嘗從祝君戶履間識中愷夫
以君學行之純明其從游之懿美斷可識矣然於中愷
竊有感焉自道術為天下裂學者膠於訓詁章句於是
聖賢心術之精微愈近而愈遠愈合而愈離中愷獨能
得於師之說身從心孚言從行孚故能慥慥一致以自
達于坦坦之途今中愷挾其有將上京邑以其師之相
予也須一言以贈其行元祐窮甚矣亦何取於其言哉
入朝見趙君為某言曰使老祝君於大山豐林僅私淑

其徒耳孰若使之淑天下之士哉昔宋胡安定先生其門人高弟用之略盡而先生之道益尊故曰達視其所舉於中愷之行也能無望乎

送蕭天祥序

永嘉蕭天祥

原本缺
七字

諭蕭山越屬邑聞其地僻左而民

醇今

原本缺
九字

屬也夫以天祥之學業文采乃始教諭

原本

缺九
字

天然元祐亦以為天祥幸焉其幸何也蓋古人道

無常師而況誠其可師者哉鄉年韓有道先生入吳元

祐嘗以諸生拜先生矣私自念自從子弟都養從先生而學焉其贖無聞亦何至於是也奇窮百憂莫之能遂其不幸孰有甚於元祐者今天祥教諭於是也而先生以文獻故家家於越之郡城數世矣元祐不識蕭山到郡城路幾何道夷險如何縣學事繁簡如何竊為天祥計縣去郡必不遠縣學事必不至於太繁劇也誠能謁告邑宰時往從先生以講討六藝百家之言譬之溯江河之支流其委係非不廣且遠也然終不若一窮其源

也三年之久天祥其復相見於吳也學官年勞不足言
其有聞於先生者山增高而川增深也萃乎其太山喬
嶽淵乎其溟海之無窮也學官云乎哉請以為贈

送呂惟清序

宋丞相呂文穆公以厚德兩入相及大小申公相次柄
用致宋德業偉耀如兩漢盛時逮宋將亡而文穆子孫
生武勇將帥如武忠兄弟起田間秉旄鉞赫然以功名
顯著于天下武忠薨而權姦誤宋滋甚於是武忠之子

平章公以襄漢歸國方是時藩屏之臣陷身重圍百戰
死守五六寒暑天心變於上人心變於下故如節之上
六以為苦節貞凶則其道之窮身之不幸豈獲已哉余
生晚不及見內附之初年然自髫髻時侍先生杖屨往
往能言武忠之善戰平章之善守權姦之骨不勝誅季
世之遺才興王之良佐有未易一二言者予齒日以長
於杭吳昇諸郡喬木故家猶有存者時見呂氏子孫珠
玉錦繡之習輿馬聲伎之奉留予目而在予耳者今猶

一日也無何歷稔既久草木之枯榮不同浮雲之變閃迭異迄今已老始識惟清於中吳惟清之大父宣慰公平章之子也方宋有國時呂氏之貲業何可以算計今皆淪落傾謝而惟清自幼好學六藝經傳百家之書蓋無所不觀而能絕意於進取勵志於窘隱寓吳城而居幾十年日從薦紳先生游一朝詣予別其言曰家有薄田在蕪湖而老父以隱約居湖上茲將歸耕以養父讀書以明理庶幾乎古人耕且養子將何以語我余謂惟

清生宋季使享世祿顧何暇於學宋亡而家之貲產能
令賢者損其志愚者益其過亦何暇於學茲惟清操身
若寒士養睿如愚人而能歸而畊且養磨礪其志不少
退則問學之成斷可卜矣更十年而余暮齒獲尚存且
將訪子於湖上其有得於聖賢學術之精微幸勿靳以
告我

送趙克上序

自仁廟設科取士更今三十一年初慮科舉久廢士習

不同於是河南省三歲貢士裁七人視湖廣則少矣視
江西則尤少視江浙裁三之一今更一世累聖繼明河
南士類曾不少增而士論亦恬不以為怪夫河南為國
家內地其歸版圖甲子兩周于茲矣自昔士之成文武
之才就道德之實者三代以降槩多出於大河之南顧
至於今而士氣疎落乃若此涵煦而生植之者可不深
思其故歟洛陽趙克上久遊吳楚間今秋將歸試於河
南夫以克上積學之淵懿其登巍科縻好爵蓋有所不

足道然不知克上斤斤取爵祿而已耶抑將建明於朝
以父祖鄉黨之國衣冠禮樂之地深思其故而達其道
將何以而俾之富庶有方教養有道尚庶幾於先王詳
內略外之意哉克上冀時勉之今其歸朋舊賦詩送之
者凡若干人而某為之序

至正四年三月

送徐元度序

周以后稷興故其子孫有天下於郊廟薦饗其功烈而
被之詩者一是以農事為言我朝起朔漠百有餘年間

未始不以農桑為急務欽惟世皇東征西伐豈知東南之
稻米然既定鼎于燕有海民朱張氏設策通海運用海艘
趨順不決旬而至於畿甸其初不過若干萬興利之臣歲
增年益今乃至若干萬於是畿甸之民開口待哺以迄於
中州提封萬井要必力耕以供軍國之需如之何海運既
開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國者因循至於今而悉仰
東南之海運其為計亦左已至正任用廟堂大臣言於上
即畿內開屯田深惟甸民不長於水耕而長於種稻也於

是毘陵徐元度由泉賦提舉出使江南召募江南有貲力者授之官而俾之率耕者相與北上未幾而畢集天作蓋民之所天故成周有天下豳雅之陳不惟其他而惟切於衣食宜乎登歌雅頌之不敢少忘故能歷祀八百與夏商比隆也秦起號富強蓋其民不耕則戰漢以孝悌力甲選士故其得士為多趙充國平西戎建置屯田邊費為省降是莫不以屯田致富強也然水有順逆土有柔堅或者謂北方早寒土不宜稻然昔蘇珍芝嘗開幽

州督元舊陂矣嘗收長城左右稻租矣隋開皇間長城
以北大興屯田矣唐開元間河北河東河西左右屯田
歲收尤為富贍由此言之顧農力勤惰如何不可以南
北限也然吳下力田之氓一旦應召募捐父母棄妻子
去鄉里羈棲旅泊欲其畢志於耕獲雖歲月不甚久然
亦必使之有室廬井竈有什器醫藥略如鼂錯屯邊之
策庶乎人有樂生之心無逆旅之歎此則又在乎元度
轉其情而聞之廟堂聖君賢相方愛民如子之時元度

之言行且將用之為田畯用之為大夫其進頌於朝者
亦將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之詩相續也余老矣尚庶
乎其或見之

送牟伯愚序

故宋金紫光祿大夫端明殿學士蜀人牟清忠公以直
道端凝立理度兩朝是時閹宦方竊寵而公言之不置
遂貶姑熟今脫靴返棹圖清風勁節照映千古繼而提
刑先生風範學問又與清忠相炳煥江南入版圖世祖

皇帝擢宋名臣躋顯爵而先生與邑人恥堂高叅政矢
不屈先生兩子長為主簿君誠甫先生是也季為治中
君景陽先生是也若主簿君之博學雄文治中君之言
行政事皆海內所推重今伯愚在治中君為長子以門
蔭初授震澤巡檢遄辟掾浙東元帥府用年勞陞授福
建鹽運司知事讀書績學稱為簪纓家子孫治中君向
以文獻世系年甫冠遊京師諸宗工鉅學若闔承旨以
下莫不推獎愛重時李丞相叔固欲屈公出門下公毅

然不從由是堙鬱逮晚雖迴翔下僚而剛特節槩不少
挫抑伯愚能世其業上繼其前人且將躡躡柄用矧治
中君知舊尚多存者伯愚行矣武夷山中杜徵君先生
年已七十餘矣其道德方為聖君賢相所欽慕治中君
無恙時平生友契先生其一也伯愚道武夷幸徒步高
山望先生下風以致拜焉則夫所以治官治身者先生
且有所以語予矣豈但施之鹽筴而已哉雖舉之天下
可也

送岳季堅序

物不能寢盛而不衰故君子之於物以其外而不可容於心為去留也於是等之如變滅之浮雲如散聚之埃塽槩不少繫戀于心至已之得於天而見於言語行事之間者則必兢慎保護而不敢斯須或悖之是以君子顧已恒重而顧物輕良以此也昔者義興岳氏由其前人銖寸積之至于漢陽君而始大方宋內附初漢陽君以其所學游公卿間尊彞壘鼎書策琴瑟其辯博賞識

既足以駭動一時然必本之以忠厚之懿美濟之以封植之久大故浙以西人字君曰仲遠而稱之不容口數十年來漢陽君物故岳氏竟爾銷謝而不能有其家矣名榆字季堅者君之季子也季堅於諸子最警敏嗜學君喜其有夙成之資不惟延師教之至使裹糧負笈以肆其討論之益茲欲北游京師人訝其衣褐無寸贏亦何所挾而翩然有事於數千里之外哉季堅曰先人由布韋登仕版其言行厯有可傳世而垂後者懼將泯無

聞也吾將掃文儒先生之門庶幾委雄文勒貞石所謂
發幽光於朽壤慰孝思於無窮吾豈辭不肖而憚夫貧
哉於其行所交各賦詩送之而某復瀆之以哀盛之端
莫匪外物若夫脩身以俟命雖已嘗熟聞然迂拙所聞
僅若是故不愧強聒而告焉異時季堅能以所學致光
顯亦豈能外斯言耶

贈張從善序

予嘗至毗陵過所謂小東門者寒水如帶繞城北流窄

逕疎籬民居雜出町畦間其傳城已近而物景甚於墟
落蓋更六七十年矣而民氣未復兵禍之慘如此哉張
君從善甫其先府君嘗錄事其郡內為常之民掩骸骼
奠居室常人德之故挽君居之君仕既廉慎葺門草屋
稻畦蔬圃僅比下農夫之家而君居之不厭上以奉親
下以教子其親與君皆終於是從善以其樂之也乃復
葬於是而從善亦已老矣聞從善壯盛時喜讀書善騎
射錦衣繡襍眉目如畫游燕趙間觴酒微醉箕踞吹洞

簫間持如意起舞聞者服膺觀者屬目中朝貴官多父
祖交契用是辟樞密院譯吏日從親賢出入禁近其睫
密清光耳聆玉音顧一時榮幸自謂剖符列爵無難者
安知疾疾中作其堅志強力竟爾銷謝於是南歸以奉
其親而今則遂老也士遇不遇命也要觀其所持循者
如何耳從善時時策羸馬入城府顯者無不舉鞭揖從
善徐按轡去常民之老間有指從善而言者曰是吾故
錄事君之賢嗣也事其親孝治其家嚴而交其朋從以

信者顧今貧且老而其所守益端若而人者豈獨吾常
民之望哉蓋幾於孔子所謂善人也已余聞於常之人
已若是及審於朋從又若是朋從或者其徇也若常民
之老巷言而野議夫豈有過情哉於是撫其言為之贈
贈卞宜之序

魏武得國雖不仁然奪神器於羣盜之手則亦庶乎其
可也司馬氏用其狙詐以覆魏僅一傳而天下遂亂崩
披播蕩奄奄南服非惟外寇迫辱無已至於其國亂臣

賊子曰相尋於干戈當是時主勢降乎上國體賴乎下
不有忠義孝弟之君子惡能有其國乎若卞忠貞是已
世知忠貞父子皆死於賊名章汗青廟食百世然不知
忠貞孜孜奉國動以身教故其時自放於禮法者畏公
而不敢肆推波而助瀾者憚公而不敢為典午之民能
復有國者繫公之力是賴豈特溫太真諸人哉史言公
墓遭發肌膚不變指爪復生忠義之報顧若此又豈惟
廟食百世哉千有餘年之間世態起滅空花浮雲際不

足道若公之子孫則尤有表裏當世者余得宜之焉宜之以建德路錄事判官未任而改辟吏都水庸田使司其清慎而好學疏通而能文非忠貞子孫不能爾也吏秩滿考吳人士以宜之吏水曹有能稱圖欲章其德美也莫若形之言余於是復得其家世焉淮安路山陽縣則其世以儒而占籍者至宜之大父嘗為嘉興路安撫使後陞廣州等處總管逮其先君子皆以游寓浙西今宜之以年勞且將躡躡向陞進天將厚忠義之報則宜

之赫然為世用若然則忠貞公之德業豈但顯著於晉室而已哉吳人士既相率賦詩以贈之而授為序首簡

送楊季民序

古者民恬安而志分定故雖一車也而輪人之志在合於規園有不暇志夫輶人之如屋梁也一車之製不遠而猶若此矧農夫商旅各有所志之事乎由此觀之民生其時異言有誅異服有禁所以養其恬安而定其素志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先王之造士也雖皆教以六藝

然學易則於太卜學春秋則於太史學禮則於宗伯學
樂則於瞽宗惟詩與書得通授更秦而先王之道廢漢
興六藝殘缺士各以其所便者為學然猶謹守師說而
號稱專門夫六藝尚矣姑即詩言之風雅正變雖不同
而舊章民風形之詩者方巡守也命太師陳之以觀民
風然後采而錄之夫采之者有官而侵官有誠自詩定
為三百篇采詩之官廢久矣而況漢更魏晉以迄于唐
其為詩情聲節範亦皆屢變而不同大槩世降俗漓其

聲容未必得其情而情聲之實亦時可以槩見其人矣
昔孔子不以論篤與人然言本心聲自不容偽江西楊
季民氏自其上世皆工於為詩然闕其聲光不少用於
世乃自以樂於大山窮谷間至季民其詩益工其窮益
甚而其志益堅季民學富而詩工非不可他塗以求顯
也蓋其志分定而心恬安也於是其父兄師友相與言
曰楊氏工於詩數世矣其工於為詩也期合於古人非
求知於今人也雖不求人知而不可以不知也乃屬季

民沿江入浙而遂留於吳者幾一年見人所賦詩一篇
一什輒皆采而錄之其告之曰官不采詩久矣而父兄
師友屬之季民者豈特詩之美惡高下哉舊章民風與
古雖殊然皆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未泯尚於此見之
則豈徒傷今而思古哉季民之歸也發所采之詩而讀
之其感發而懲創者端可以知人因人而論學昔者商
賜可與言詩而遂有補於世教非夫季民父兄師友尚
誰望哉

贈李憲僉序

昔殷太師以洪範授武王已而太師受封朝鮮朝鮮之民被其化遂成禮義之大國周之衰聖人道不行於天下之廣限聖轍而不可往者則曰吾欲居九夷得非聖人覩中州之澆偽而有慕夫東方之俗歟隋煬帝逞侈心以為高麗冠帶之國也舉兵征之遄致大禍唐太宗指麾則中原清顧盼則四夷服其征高麗也所料與其國對盧之言僅脗合由此觀之則高麗之為國其人本

未易量也聖朝承平日久海宇晏然夫何三四年來守
令失撫字民為寇攘至正壬辰春海寇燒劫嘉定崑山
而得朝鮮李公分憲吳下深惟吳乃財賦所由出實國
家東南大藩屏苟城隳塹湮無以禦盜於是謀於守臣
而經費方不給公乃集衆議廣衆思斟酌民貲厚薄多
寡量城丈尺而分築之蓋城周四十餘里高四十餘尺
費以萬計為役可謂大矣況民不可與慮始故築甃之
初謗詛毀恨莫究由來而公恬然一弗聽炎埃赤日揮

汗如雨畧弗少憚巡察城上下以稽工役勤賞怠罰威
行惠敷杵楨齊集矩度整截雉堞森然儼如金湯百工
甫畢而紅巾賊起矣始犯錢唐次及吳興毘陵京口相
繼殘破而耽耽吳城獨克完峙於是吳之民乃始驩忻
悅懌變嗟怨為言笑易嘆恨為謳歌以為中吳非公繕
完城池亦且摧陷鋒鏑肝腦塗地莫知其所以也感公
恩如父母戴公德猶更生而公亦釋然自喜自慰當傳
聞警急時晝夜身巡市里累旬弗懈雖有穴牆鼠狗亦

皆革化故吳民獲奠枕安寢者伊誰之力哉若公推憲
平允揚清激濁不茹柔吐剛而使姦邪黠猾之攝伏此
吳民於公當尸而祝之於社雖百世不易者也公名朶爾
濟字仲善朝廷錄是功特進重位登廟堂而銘勲業於
旂常者應自茲始云

送漕府李侯北歸序

燕自召公啟國其世系與周始終世言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夫更聖賢之所過化其習俗之懿美人士之傑

特豈但悲歌慷慨而已哉國家肇興朔漠定鼎燕都百
餘年來燕人士以其才用內而廟朝外而郡國蓋多冠
奇偉特之士第余不辰生長錢塘湖上南游止于婺北
游止于揚重以狷峭與人不能苟合故於當世顯人罕
有識者然以先隴在吳也僑吳逾三十年矣孤貧人所
厭賤益與世無聞向年劉公德之來貳水司已而與公
仲常來守郡治二公皆燕人皆忠厚惻怛有長民之道
不以予無似辱相過從後皆北旋徒企仰望今春李公

仲賢父亦燕人以湖南憲使來尹漕府一日款余室謂
余言曰得子姓名於文字間久矣發京師之日國子祭
酒宛丘趙子期念子之貧也以子托之我庶乎涵煦之
然自料無以振子也奈何自是獲與公時往還公為人
忠厚惻怛與前二公曾弗少異每見談經紬史無雜論
荷所以慰藉者至矣公嘗謂予向持節河南有吳彥輝
者尚無恙子所為詩文常見於其家子與彥輝雖顯晦
不同要皆不辱予交者予謝不敏後公自春徂夏以疾

作遂不樂居吳乃以秋七月望買舟北旋余辱公知契也問何行之亟公曰漕府職任重範銀為印章冶金為符節各道憲雖尊嚴貴重曾莫之及每春夏運畢優閑無餘擾使予悠然養疾于此豈非幸歟然官轍未嘗一日而南今南來失調若是不自解去一朝誤饟運則先人忠惠侯之澤尚何託乎於是餞公於梁溪之上而為言曰今聖君賢相用賢如不及況公中朝老成德望重海內天子是毗公卿是師固無疑矣然獨於予竊有感焉

蓋燕人士臨蒞吳下者忠厚惻怛藹然也祥風慶雲三
十年來前後僅三見聞劉公已告老於朝吳公今為西
臺中執法生景仰舊悰因公而竊得以問焉亦庶乎曩
時門下賤士之意也

送張同知之官嘉定序

吳為澤國獨吳縣為有山山岑起以環具區蹴烟浪多
至七十二峯初子胥未入城吳猶宮於靈巖更今二千
年故宮陳跡尚多存者登臨探討感念今昔未嘗不令

人惻愴興懷也縣令張君德常係金壇文獻故家早以才器知名江表奉其嚴尊避地來吳未幾徒步起家為縣丞縣遭隣境失守民心恟恟不安君雖丞其所以撫恤之者愈於尹聲蜚實遙陞縣尹使為尹承平時猶斤斤不易況軍旅殘破之後乎德常之尊已老白首移孝以為政於一邑其惠及民者真所謂息黥而補劓生死而肉骨無媿於古之人於是民氣稍稍復完今茲五閱寒暑政譽洋溢用年勞陞授嘉定州同知夫既尹大縣

民戴恩德自宜守一州然猶任州佐於海隅者千尋之
木棟梁之具昭然匠石養之而未之顧者期望者大也
早晚施之用且將柱明堂支清廟凝然荷萬鈞而無少
顛飢矣吳人士分題賦詩以送之而屬某為之序

送岳山長序

宋禮部侍郎河南尹蕭公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名
其辭至二十然後出蜀見天子久之辭行在所居授吳
之虎丘已而入越卒捐館越上於是吳越皆建書院祠

公歲時烝嘗立學官置弟子員至元仍紀元之四年義興岳君德操繇縣學教諭改授紹興路和靖書院山長行有日矣某嘗館于其長兄漢陽君之家見其家丘園室廬篁樹封植莫非數百年故物也人言其完盛時延致名德鉅儒讐校羣經鋟諸梓且訂定音訓傳各經以傳海內海內號為岳氏九經於時德操父兄子弟褒衣大帶談詩書說禮樂自浙以西推雅尚好脩之君子必曰岳氏云十餘年間德操諸兄相繼淪謝重以有司誅

求賸剥而一家無復曩時之彷彿矣德操後諸兄出登仕版人世消長榮悴不足言當觀其所存者何如耳古之君子論天下士直論其人而不論其區區成敗得喪良有以也今德操聞於父兄師友者不以舊所齋而存則夫今之所存者動心忍性日增其所不能則其為學視昔有加已矧茲往長肅公書院昔者肅公處患難之極更貴顯之驟然不少動其心而直以道任於已今其遺書具在德操善讀其書而學焉吾知德操益有以驗

乎其中之所存者不系乎其外之盛衰而學肅公也不難矣於其行書以識別

送方學錄序

元統三年鄱陽方信可來為平江路學錄朔望與教授叅講人見其槩度之習於禮也見其講討之根極於經旨也骯髒而不羣委蛇而能文固以異於衆人也未幾教授坐賕除名學正又缺員於是信可攝學事吳學田歲入恒數千使善彌縫當與穴鼠窟狐爭肥腴信可則

不然日坐齋稽經考史糾錄學之弟子員昏明勤惰而策勵之稍暇則從老儒先生質疑就正他則泊然不以毫髮汨其心人皆曰是處脂膏而不自潤其為計亦疎矣信可聞而笑之至元丙子陞官於信為之言曰鄙舊多名德大儒信可所學與守固宜有以異乎衆矣上饒祝君有道士也信可為博士誠能降心以問學祝君則其所學與守又不止於今日而已也信可行吳之士相與賦詩餞之而屬其為之序

鴻山楊氏族譜序

江南歸職方浙西為故宋內地豪宗鉅黨以自附麗于昔者不可謂不多也六七十年之久太平之澤涵煦而生植者豈異於昔哉然其間衰榮代謝何有於今日人事之虧成天運之更迭非惟文獻故家牢落殆盡下逮民舊嘗脫編戶齒士籍稍覺衣食優裕者亦併消歇而靡有子遺若夫繼興而突起之家爭推長於壟畝之間彼衰而此盛不為少矣苟以詩書之澤德義之舊栽培

涵煦於數百年之久則有間矣所以不能無竊歎也歟
無錫東墟有山曰鴻山相傳漢梁伯鸞隱之而得名其
西來與所謂奚山崇山相起伏委蛇淺狹非有邃谷層
嶂也其東有楊氏者世居之蓋自其始祖處士伯璿君
占籍焉由處士迄今弘敞適三人茲三人有子尚幼然
由其子以上溯于處士八世于茲矣今其子孫可以推
知者八世矣若以上堆阜林薄但知其為祖宗墟壟然
莫究其幾世幾年也士服勤農畝且耕且養暇而琴書

詠歌自樂顧雖長才秀民多自老於田里夫既置通顯而安嚮晦則所謂譜系符籍言行簿錄傳示來世者或有或無宜不以之而繫心也況更亂離兵戈逐蹙尚何有於言行簿錄譜系符籍哉天下鄉平人知門地為可重至有遠冒仕族以眩鬻於誼屬者古猶不免而況於今乎夫它宗冒光華者固可醜矣若深自退悔而昧前人之緒業使泯泯與草木同腐非不孝之大者乎此楊氏族譜所由作也夫服五世則親盡今推而至于八世

而尤念其初蓋其初一人之身也由一人之身蔓延既久而至于不可考懼後之子若孫復失其傳如今日則其宗與祖不幾於昧之乎此楊氏族譜所由作也楊氏自處士君四傳而至餘干州教授其家始益大故譜之詳自教授君始嗚呼易代改卜物之圉乎其間者寧弗隨之變遷哉故六七十年來代謝更迭何異於霏烟浮雲起滅萬狀要無足怪者顧獨楊氏室廬丘園書冊一皆具其前人之所封植而其子若孫寶持而有之者

雖更數十百年之久而手澤宛然若新謂非積善之家其可乎予嘗客其家事得於目擊者非妄弘既為族譜而予為論列焉庶幾為善者有所勸也夫

沈祖母王碩人壽九秩序

子於父母其屬近其情昵其恩至故彼此之分顯易以敷施而人情之所以感發而歎詠者亦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又曰陟彼岵岵瞻望父母與夫堂構舊穫又皆屬於父子至謂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凡此聖人皆

係乎父母之於子而祖孫不與焉若孫之於祖情非不
昵也恩非不至也聖人設教忠厚之至豈不欲引而近
之然其等威隆殺自有不得而同者原夫尊親不以遠
而可疎也不以近而可褻也故曰尊祖曰敬宗曰穆族
職是之故孫之於祖其養當益厚禮當益嚴情當益致
然自書傳之所紀載孫及養其祖者蓋甚寡由是李令
伯遂著名於不朽也吳人沈君仲說自其先府君不祿
于今若干稔矣獨其祖母王碩人綜理家事鞠育仲說

以迄於成人今仲說年四十餘不惟讀書績學度越流輩至於履踐之素言行之實無一不求合古人欲所以奉其祖母者食飲溫清起居定省略弗異乎孝子之事慈母也今年至正庚寅碩人壽登九袞九月廿九實其生辰仲說具酒張筵為碩人壽凡親舊里隣畢集於清越堂先於夏天子賜高年帛碩人以九十頌雙縑仲說用製衣衣碩人碩人雖屆期頤而神觀澄澈覩其孫與婦復領曾孫拜于前而親舊里隣無不拜相次進酒為

壽以為世所罕得同郡錢伯行天台陳敬初輩咸奉詩
以慶而予後至衆靡以老謬俾序於篇端夫人之所以
事其親者豈不欲致其養然未必有能享上壽而康強
也使誠有之又未必如仲說能養其志而不衰也然則
天將報仲說者有子有孫皆將如仲說碩人雖老矣行
且見之沈氏其不昌大矣乎詩曰孝孫有慶此之謂也

祈晴有應序

平江於三吳地勢最卑凜遇雨暘時若歲乃有秋一或

霖潦兼旬則潏為巨浸故宋法慮民之嗜利戒民不得
圍裹成田慮積雨為民害縣令至以係衙內附後務田
租歲入之多而其所以憂水為民害者寢不復講國初
嘗立都水監近又立庸田司歲預勒守令必具狀秋收
有成數而水旱不卹也於是農始告病焉至正甲辰春
連綿雨雪占歲者云春雪多霖潦之兆也已而積雨至
夏五月弥日兼旬屋漏床床如建瓴曾不少止上下原
隰漫湧白波而農告悴秋將失望矣吳人周君玄初玄

妙觀道士也人素稱其精於道家法時郡守吳陵馬侯
國瑞暨闔府僚屬皆屬意於周君請用其法禱于天且
每旦即東門以拜日暘雖雨勢遄止猶氛翳四塞乃復
致懇於周君能噓呵雷風策役將吏若有神物從之者
於是馬侯躬致香幣伏俯壇下周君若將宣其誠以達
諸清都而籲諸上帝者由是頑雲倏消長空一碧曜靈
赫然而官吏士民咸以手加額謹忻頌曰使積雨不解
民其為魚又何望諸苗稼耶勢甚可畏微吾侯輸誠微

吾周君引以格上下神祇則是淫霖何自頓收義馭何
自朗霽陰霾澄朗濕暑清暄薰風南來物有生意四郊
萬姓驩聲如雷侯思所以彰君之道法非文學不能也
乃俾作祈晴有應序以贈之

送周鍊師序

宋季蜀人鄧尊師號山房先生者以其教法顯於理度
兩朝宋既內附尊師樂吾吳之風土以其橐中寶建會
道觀于吳之東城下時尊師蓋已老矣而神觀恬謚能

言宋季遺事國朝名公卿如胡紫山雷若齋閻子靜徐子方諸公相後先以人望秉憲節戾止吳下往從尊師聽琴賦詩日必載榘核具酒茗燕談尊俎間以共適方是時吳之文獻故家尚多存者巍冠大帶稽今考史而尊師以方外老宿從容其間至今倡和之卷軸往來之篇翰雖更遺落而觀之道流尚能藏之多不下十數百首向年某嘗陪中丞曹文貞及曹尚書克明郭運使子昭避暑觀之廡下皆相予伏讀而乃復拊卷嘆息至於

文貞又親炙諸公言曰是諸公者先後奄逝迨今四五
十矣風流文采未或逮泯至於余亦復老白首人世遷
謝乃若此哉俯仰數十年文貞捐館毗陵曹郭二公相
繼謝去然則人之生也將何而不老哉鄧尊師之孫周
存中鍊士者乃以至正四年春捧教劄將往崇明州住
持仙道觀鍊士既為山房先生之玄胄則其玄學之妙
槩可想見矣故述其祖之高風亦稱人之賢本之父兄
師友之意也序成吳之人士賦詩而送之者凡若干云

送徐尊師序

中吳城而處有道館曰玄明始予過之聞琴書聲未始異之也後屢過之皆然予始洒然知吳人徐養吾鍊師授業於是時予方盛年而養吾亦甫冠每揖余坐語方瞳廣額端毅厚重已如老成人問其所讀書則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豈易言哉今幾二十年養吾以葆鍊為事神完而體舒氣津津自頂出如蒸炊若予則憔悴頓挫鬚髮盡白而老甚矣去年養吾由道秩陞任常熟州

之致道觀今春歸省其親於吳得一再見既已異其神
觀乃即而扣之焉鍊師曰古之博大真人既立內為精
而物為粗矣其樂於內者千聖一致也萬年一瞬也由
乎中出者外而應帝王亦其粗者耳而況於世累乎予
曰形上之道形下之器本末一致則聞之矣曾何精粗
之謂耶鍊師笑曰是豈區區世儒所能識也吾居致道
觀仲雍故墓在焉朝登山巔觀日出夜聽松風撼山作
海濤每援琴寫之冷然八表也子能識我乎予不能詰

乃作招鶴辭送之今春則至元仍紀元之六年也詞曰
仙之人兮跨鶴以遊六翮一舉兮瞬息乎九州蓬島之
是往兮聖真之與傳招之不來兮使我心憂海虞之山
兮瑶草稠徘徊飲啄兮雲澗之幽吾將聽誦蕊珠兮得
相羊於暮秋

送初上人遊方序

吳人奉佛自蕭梁有國時塔寺像設遍江左而吳尤夥
焉吳以水為國滙其腹者具區區別派而湖者曰陳湖

湖當淞江之南大浸幾四十里濤波盪天而其北烟林
蒼翠出州渚之上者磧砂也砂有積藍曰福嚴創始於
國朝至大間飛樓傑閣視城甲剝畧不少讓其徒居之
既研精於其教法又復購吾儒書數萬卷自六藝經傳
子史百家之言每延儒之老於文學者日講肄之俾其
徒知仁義道德元與其學不相悖戾所以開明其心焉
至有翹楚傑出者則本元初上人初尤工於詩以其所
學出為大方之游非惟其教之尊宿愛其為法器至當

世宗工鉅卿若承旨長沙歐陽公侍講金華黃公修撰
晉陽張公博士浚儀段公皆與其進而不之拒也故學
士豫章揭公應奉清泉陳公尤所獎與若予則疵賤老
朽浮沉里巷間初何所取門至再不厭且出詩文一篇
讀之皆前數君子與之篇什雄辭奧旨溫然而玉質金
相者在他人一二固以多茲何其富耶初不以予無似
若將從容講學如前數君子從游以質疑予為言曰古
之君子出處不同言行亦異至其不悖乎聖人者曾不

少思也儒佛爭久矣儒辟佛者覩儒從佛輒揮呵詈斥然
不思均之為儒言行出處尤曰不得而同也而況於好
學惡異尚哉前數君子皆於佛無間然若予尤非敢徼
福於佛者言行雖不敢同數公至其出處則甚異矣出
者方貴顯其言足為初輕重若予何所取初求之不已
哉大江深林江湖寰宇顧豈無其人哉初行矣復求其
人而學焉學成而歸之日其有以語我

僑吳集卷八